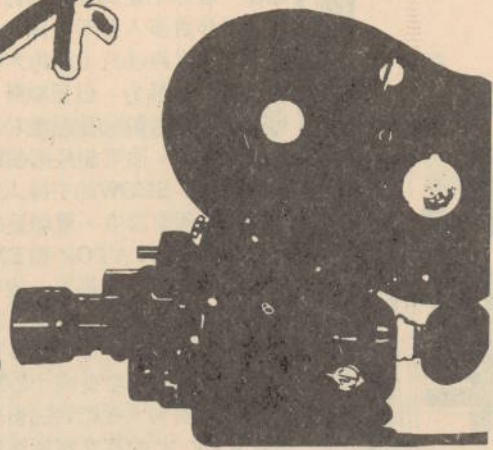


# 不再後悔的事！



力帆

## 香港電影文化中心的困局

成敗有如一箇轉面，電影文化中心在極複雜的環境下建立起來，前後不過一年光景，電影中心就已面臨着一箇困悶的局面，失敗比戰功更具誘惑性，在人的心目中，地球轉動的方向，永遠是由光明到黑夜。

電影文化中心的困局實伏因在它的開始而非現在，一個事實正威脅着我去承認，近期中心學員在製作上的表現，顯示中心的將來是充滿可能性的。看過春節期間舉行的學員作品展覽，使我泛起一陣極大的鼓舞，中心就算執了笠仍然具有重開的潛力。

可惜現在的一切都是為第一步的走錯而「補鑊」，世界上再沒有比補鑊行動更吃力不討好的事，現在中心進行的就是這樣的惡性行動。

記得電影中心開張之日，各路羣英充滿犧牲精神地出現在旺角，齊心合力地為旺角創造一個奇蹟，在最羣衆的地方做最羣衆的工作。幻想祇需一刻鐘的衝動就足夠，如果是一腔熱血，又再何需吝嗇幻想屬於真實與否。

首季的課程過後，電影中心卻被註定為遺留下來的壞形象而長期奮鬥，一個明星之能受到歡迎，關鍵在成功地售出自己的形象，與身邊的財富設備無關。

一個壞的形象是驚心動魄的。

中心某些導師對教導學員的責任顯得無心無力，學員站在一個銀紙消費者的立場可以提出這樣的投訴，中心課程的收費是頗具水準的。一兩個導師的受歡迎祇會把學員和

中心真正的發展的聯繫拉得更遠。在大問題之下，甚麼都會變成問題，那儘管根本不是問題。一兩個導師的突出祇會導致學員集體崇拜偶像心理的自潰。

聽說有些學員在交了文憑課程全餐費用，祇完成了一季的課程後就全失影踪，攻讀獨立課程則更加願意置身事外，在現代消費主義盛行的年代，沒有比用金錢更具有抗議的爆炸力。

上天對人世間才能的配合有時會出現極不合時宜的公平，能編、能導、能寫的，往往又不懂得怎樣去教授別人，中心的學員現時面對的就是這樣一個「公平」的處境，但態度認真仍是一切缺點的最佳補救者。

電影文化中心一部份的困局是被電視、電影界悶出來的，許多任中心導師的編劇、編導在被日常工作非人化後，夜間來到中心祇能做到推銷自己的名氣罷了，他們餘下的精力是用來看一看堂上有多少個學生，講一些數百年前已沒有得買的舊橋，唯一令他們回復精力的就是大爆電視、電影界內的醜態內幕。

在中心得到的娛樂養料有時可能比拍電影的知識還要多，許多學員都是得到這樣「意外」的收穫。

但我必需承認，電影中心目前的失望是互相的，集體的。

中心很多學員祇是餘暇時間的消費者，而電影文化中心則可以供給一個美國式夢幻的製造所，還是梁淑怡電視神話時代留下的

後遺症，但有時遙遠的夢會把現實與非現實拉近，最具發夢感的課程如編劇、導演，制作最受歡迎，純理論的課程可能帶有過多中學時期的影子，致令往往開班不成，使慣用口的文化之士連開聲的機會也沒有。在沒有電影理論的解放下，許多學員幾乎誤認電影膠片，就是電影，電視機的世界就是現實的世界，誤解多於了解，這原是香港教育意識形態下的一羣，電影文化中心可以顯得無需有心無力，它做到的祇能在香港電影、電視界提供一個缺口，能衝出與否純粹是個人的事。

我倒覺得電影中心的經濟困境倒是次要，中心的會員和學員是很具經濟價值的動物，「號外」已很成功發掘出這個階層的支持。商品的定義是：社會大眾的支持是要賺回來的，埋怨社會是道德主義者無能地蝕本後的一種自潰。

記着，中心的學員永遠是慈父的。

徐克在某課程中教了數節就留名於報紙的娛樂新聞而飛去了台灣，但在外國電影留學輔導講中，他仍是最「殺食」的講者之一，他在會中說了一句奮鬥，便使會中的聽衆對「鬥劇」這個電視長篇劇減少了一半以上的憎恨，電影文化中心前景的光明又多了一份電力。

請再記着，不要再做後悔的事，壞開了的形象是驚心動魄的，補鑊比做鑊更加艱辛和吃力不討好，這是我和女朋友鬧意見後甚具純真性的體驗。